

●张季华

北京图书馆 80 年

北京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五大图书馆之一。它已有 80 年的建馆历史。历史悠久,馆藏浩瀚,建筑宏伟,设备先进,功能多样,人才济济是这一泱泱大馆的特色。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它在国家经济建设、行政法规制定、科技进步、信息传播和社会教育等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庆祝建馆 80 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

北图新馆东大厅有一幅题为《五千年文化》的大型紫砂陶制壁画,上有老子读书的画面,象征中国古代最初的图书馆。据史书记载,老子曾担任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即掌管宫廷藏书的官吏。图书由国家管理、收藏的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历代皇家藏书和一些私人藏书均以收藏为主,极少流通。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出现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清末,维新派倡导废科举、办学校、设立公共图书馆,主张除经、史、子、集外也收藏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并允许公众借阅。20 世纪初,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北京图书馆就是在那时由管理学部的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奏议筹办的。至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建立了近 20 个图书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之洞委托两江总督端方买到归安(今浙江吴兴)姚觐元咫进斋和南陵徐乃昌积学斋的部分藏书,运

到北京,收藏在什刹海广化寺,同时采进敦煌石室 8000 多卷唐人写经,又将内阁大库残存的宋元旧刻收集在一处,奠定了京师图书馆的基础。

宣统元年(1909),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成立。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了它,将前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拨馆收藏,又从各省调取官书补充馆藏。1912 年 8 月 27 日正式对外开放,历史上的这个日子就作为建馆纪念日。1915 年 6 月馆址迁到方家胡同国子监旧南学官舍,移取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来馆。1917 年 1 月 26 日京师图书馆在新址重新开放,同年开始接受国内出版物缴送本,确立了国家图书馆的地位。1928 年 7 月南北统一,国都南迁,图书馆隶属于国民政府大学院,年底馆址自方家胡同迁至中海居仁堂,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 年 1 月重新开馆。1929 年 4 月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办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馆名依旧。1933 年南京中央图书馆成立,南北两馆同时作为国家图书馆并存。

建馆初期,馆址偏僻,馆舍简陋,曾几次迁移。时逢政局动荡,财政艰难,馆中经费曾一度中断。1926 至 1927 年间,担任馆长的梁启超只得暂用私蓄垫支馆内基本费用。由于馆务难以维持,梁启超不得不两次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发出“蚊虻之力已穷,而牛羊之刍不得”的感叹。

1931 年夏,用第二期庚子赔款建造的新馆在北海西岸落成。因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馆址面临的街道就命名为“文

津街”。30年代,蔡元培、袁同礼任正副馆长时期,北图培养出二三十位后来在国内知名的一流学者,文史方面如向达、谭其骧、孙楷第、谢国桢,图书馆学方面如刘国钧、钱存训等。馆内一些学者受聘于国内名牌大学。与国外图书馆交换馆员的交流活动也逐步开展起来。民国时期的北图,任用了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图书馆人才,在内部组织管理和目录学方面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经验,因而建树良多。

抗日战争时期,北图馆务又受到冲击。1937年“七七”事变后,除留部分馆员典守北平外,部分馆务曾迁南京、上海、香港、长沙、昆明和重庆。馆藏战乱中虽略有损失,南迁沿途亦有补偿。1945年抗战结束后,馆务复归北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北京图书馆,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从建馆到1949年北京解放的40年间,北京图书馆的历任馆长是:缪荃孙、江翰、夏曾佑、袁希涛、傅岳荃、王章祜、陈垣、马邻翼、马叙伦、张国淦、吕复、陈任中、梁启超、郭宗熙、蔡元培、袁同礼。其中傅岳荃于1919年、1924年两任馆长;马叙伦于1922年、1924年、1929年三任馆长;蔡元培于1929年至1940年任馆长11年。历史上对北京图书馆出力较多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还有:鲁迅、周诒春、傅斯年、胡适、蒋梦麟等,他们大都曾任馆务委员会委员长。

二

1912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时,藏书不过10万册。建馆后的30多年间,年入藏量平均3万多册;1946年至1948年内战期间,年入藏量仅有4000余册;到解放初期的1949年,北图历经几十年,虽然发展缓慢,藏书却已达140万册。以后随着新

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藏书迅速增加。60年代初年入藏量达40万册,80年代年入藏量达60万册。1931年建成的文津街馆舍,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解放后虽几经扩建,增加到近4万平方米,但仍与迅速增长的馆藏和日益增加的读者流量不相适应。宝贵的书刊资料不得不分散存放在文津街、西黄城根、柏林寺、北海和故宫等处。

70年代初,为解决北图馆舍不足的燃眉之急,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两幢办公楼拨给北图使用,新建馆舍的筹备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5年,北京图书馆向国务院正式呈报了新馆建设的三个方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国务院批准了第二方案。新馆工程确定为国家“七五”重点工程,于1983年破土动工。邓小平题写了“北京图书馆”馆名。国务院确定由万里负责北图新馆工程建设。筹建初期万里就对选址、设计、投资提过许多宝贵意见,在新馆建设的三年半时间里,万里又三次亲临工地视察工程进展情况,对工程质量和进度时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1987年7月,14万平方米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在西郊紫竹院公园北侧拔地而起。在世界大型国家图书馆中,它的建筑面积为第二。在首都,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面积仅次于人民大会堂的民用公共建筑。北京图书馆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把一座重约5600吨的“书山”,从市中心搬到了西郊科学城的入口处——白石桥。10月7日,新馆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正式开馆,渴望知识的人群潮水般地涌入这座文化殿堂。那段时间,新馆每天要接待约8000名读者。北图新馆的建成,在中国文明史上又树立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今日北图,新旧两馆加在一起面积已超过17万平方米,馆藏已达1600多万册件。除全面入藏本国出版物外,还有重点地入藏国外出版物,目前有115个文种的外文书刊资料,约占馆藏总数的一半。逐步形成了有

特色的藏书体系：保存本库、基藏书库和 29 个辅助书库。仅新馆就有 36 个阅览室，阅览座位 3000 多个，每天可接待读者六七千人次。全馆一半以上的阅览室实行开架，开架书约 100 万册左右。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读者外借业务。

馆藏补充主要通过四种方式：缴送、采购、交换和受赠。新闻出版署明确规定了各出版社向北图缴送书刊的品种和数量，对国内出版物入藏的完整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北图自 1952 年开始建立国际图书交换业务，截止 1991 年底，已与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92 个单位保持书刊资料的交换关系。通过这一渠道，补充部分外文资料。目前，北图的年购书量已逾 80 万册。也接受国内外各类组织机构和作者个人的赠书。

北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古籍、善本收藏馆，现存古籍约 250 万册（件），其中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文献和商周时代的钟鼎、石刻铭文拓片等 25 万多件，古刻精钞的善本 28 万余册，古写经卷 1 万多卷。具代表性的善本有：北魏太安四年（458）的敦煌写经《戒缘》，北宋（960~1127）初年刻本《开宝藏》，南宋端平（1234~1236）刻本《楚辞集注》，金（1131~1161）刻本《赵城藏》，元大德九年（1305）刻本《梦溪笔谈》，明写本《永乐大典》，清乾隆年间（1736~1795）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藏文有明刻本《七佛如来本愿经》，清乾隆、嘉庆时期德格版和奈塘版《大藏经》；蒙文有《成吉思汗传》、《元朝秘史》；满文有《清会典》、《蒙古源流》等。

1954 年建立了手稿专藏，收藏了许多著作家、学者，其中包括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茅盾、老舍、巴金、周立波、曹禺等人的手稿。

还珍藏有许多名贵版本，如：马克思给家属的信札手迹；《资本论》1867 年德文版本、1875 年法文版本、1887 年英文版本；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法文版本；列宁《怎么办》1902 年俄文版本；1905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木刻本及其他中外文各种最初版本；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革命文献；周恩来在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时主编的《少年》等。

北图设有一些较有特色的阅览室，如：以收藏文史资料和国内外学位论文为主的中文资料阅览室；以收藏联合国、欧洲共同体、经济和发展组织、美国兰德公司、美国政府出版局等专门机构的文献为主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出版物阅览室；以收藏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字典、词典、年鉴、手册、指南、统计资料、书目、索引、图表和图谱为主的工具书阅览室；以收藏国内外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和情报学文献为主的图书馆学资料室；以收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际共运、中共党史文献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室；还有日本出版物阅览室、美术资料阅览室、善本阅览室、金石拓本阅览室、舆图阅览室、少数民族语文文献阅览室。设在文津街分馆的有中国古籍阅览室、敦煌吐鲁番学资料室、地方志家谱阅览室等。随着科技进步，计算机、光盘检索存储技术及缩微胶片、音像磁盘等新型文献载体也运用于图书馆。科学文献检索室、缩微文献阅览室、视听资料室就是运用新型文献载体的实例。

近年来，各地图书馆普遍经费拮据，许多馆不得不减订书刊，特别是外文书刊。而北图由于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基本保持了文献入藏连年增长。在 1989 年进行的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源普查中，按《中图法》20 个基本大类所做的馆藏统计表明，北图有 14 类文献的收藏量居全国图书馆之首。各地读者不远千里来北图查询资料，或者通过北图与各地图书馆建立的馆际互借关系以及信函咨询、复制等渠道利用国家图书馆的

馆藏。

1991年北图接待读者185万余人次,馆藏书刊资料流通704万余册次。图书馆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映着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知识、信息、文化广泛的、多层次的需求。50年代初期,国家提倡“扫盲”、学文化,北图曾有年接待读者50余万人次的借阅高潮。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从“文革”中觉醒的一代开始如饥似渴的追求知识,有的把北图当作自学的课堂,有的前来寻求出国留学指南。现实的社会环境对读者的阅读倾向有着直接影响。10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环境中,读者对企业管理、对外贸易以及财政、金融类图书的需求量大增。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通讯等学科的书刊颇受青睐。除专业性、工作性的需求,读者在个人发展、消遣等方面的个体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为满足读者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除借阅书刊外,北图每年都面向社会举办一系列讲座、展览和文化、学术会议。一些展览被邀请到外埠或国外举行。《中国古代书史展》曾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等地展出;《中国古代插图版画展》、《中国年画展》等曾在日本町田市展出,颇受当地群众欢迎。

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重点科研生产单位服务是北京图书馆一贯的方针与职责,北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参考咨询工作。如:配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提供有关国家和有关方面的资料;为人大常委会讨论立法问题提供文献服务;为我国政府发表重要文件提供相关资料;为科研生产部门提供专题咨询等。《大决战》、《开天辟地》、《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等影片和一些电视专题片、政论片、系列片也是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拍摄的。服务工作间接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读者座谈会上,曾有读者形象地将北图比作

“读者的天堂”。目前,北图已将继续扩大和深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科研生产服务、为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服务的问题作为下一个攻关目标。

三

新馆的建成使北图的面貌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促使北图从传统图书馆手工作业、重藏轻用、借借还还的旧模式中走出来,朝着“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的方向迈出艰辛的步伐。

北京图书馆是我国的国家图书馆,是全国的总书库和书目数据中心。它在全国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和标准化工作中处于中心和枢纽的地位。1980年6月1日《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指出:“书记处认为,将来还可以考虑把北京图书馆搞成一个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把图书馆办成一个社会事业,不一定设行政管理机构。”北京图书馆自70年代着手图书馆自动化的研究,1985年正式成立自动化发展部,开始了设备引进、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数据积累等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开发出由800多个程序、30余万程序步构成的软件包,支持着采访、编目、检索、规范控制、统计管理、书目产品生产、外来数据处理和系统维护。为我国大型软件工程的开发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大型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于1991年11月正式开通。由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和256台联机终端组成,有较强的通信功能和多种处理能力,汉字库繁简字达3.2万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出席了开通典礼,并留下“现代技术走到哪一步,你们就要走到哪一步!”的殷切期望。中文系统已投入使用;外文系统正在开发,不久也将逐步投入使用。除大型机外,在新馆还有用于30万册中文图书开架外借的流通管理系统,分馆

还有一套 M150H 系统用于业务工作的批处理作业。

机编书目比手编书目更具规范性, 这使已经在国内图书情报界发行的“中文机读目录”的编制更加准确及时, 节省了同行用户的重复劳动; 向国外发行的渠道也已打开。图新书目数据中心正在为下一步实现图书在版编目而努力。数据库建设是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的一项坚实的基础工作, 北图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1991 年北图引进的光盘系统到货安装并进行设备的主要性能测试及应用软件开发工作, 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建立存储宋元善本全文的数据库。在外文采编部门, 工作人员利用国外发行的只读光盘检索在版书目, 进行选订、查重和编目参照。在科学文献检索室, 除有开架的大量书本式文摘索引外, 1987 年以来每年购入只读光盘, 直接利用光盘检索外文科学文献文摘索引的读者逐年递增。

80 年代后期, 北图逐步培养和建立了自己的科研队伍, 不断有新的科研课题立项, 涉及图书馆自动化、图书保护、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引进设备更新改造等。1985 年北图参加编制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汉语主题词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社微机管理系统》获文化部科技进步四等奖; 1987 年《汉字属性字典及其软件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0 年《信息交换用汉字点阵(宋体) 22×22、28×28(行业标准)、36×36(国家标准) 字模集及数据集》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 年《汉字属性标准研究》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图书目录编制、检索自动化系统研究》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防火设备测试装置》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2 年又有两个项目参加国家科技进步评奖。

北京图书馆历来倡导文献资源共享。

1957 年国务院公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后, 主动承担了图书馆界若干重大工作项目, 如全国统一编目与发行、编制联合目录; 以北图为主, 采用多馆协作方式编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汉语主题词表》; 组织和参与《中国国家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工作。近年来又发起召开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 讨论图书馆界共同关心的事宜, 交流经验, 促进文献资源共享。国际连续出版物中国国家中心列入北京图书馆组织机构, 全国缩微复制中心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常设机构都设在北图并由北图代管。

北图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图联机构会员, 每年派代表出席国际图联大会暨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出席国际连续出版物国家中心主任会议、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 与许多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有着工作会晤、人员交流、资料交换等多种形式的业务交往。1992 年 9 月北京图书馆建馆 80 周年之际, 北图举办了“90 年代图书馆现代化技术国际研讨会”暨“图书馆技术展示会”。1996 年的国际图联大会计划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北京主办, 这将是一次国际图书馆界的“奥运会”, 北京图书馆担负着这次盛会的主要筹备工作。

西方人常说“图书馆员无所不知”。一些发达国家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须再读两年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才有资格进图书馆做馆员。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甚至为参议员写发言稿, 国会馆实际已成为决策机构的智囊团。北图人在新馆开馆前夕已经意识到: 图书馆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关系好比“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管理第一流的图书馆需要第一流的从业人员。要缩短与先进国家同行的差距, 必须改变旧观念, 提高从业人员的学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从那时起, 北京图书馆制定了各项工作质量规范, 实行了岗位责任

北京图书馆隆重纪念建馆 80 周年

本刊讯 9月5日,北京图书馆开馆80周年暨新馆开馆5周年纪念大会在北图报告厅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雷洁琼、严济慈,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房维中,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副部长刘德有,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卢玉忆等与来自首都文化界、图书馆界知名人士和北京图书馆的1000多名员工同庆北图80年诞辰,展望祖国图书馆事业美好前景。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乔石、李铁映、严济慈分别题词,宋平同志致函表示祝贺。

纪念会上,李瑞环同志祝贺北图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并指出图书馆事业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全社会都要重视图书馆事业,使图书馆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先后讲话,对北图8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希望北图更好地发挥国家图书馆职能,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开创图书馆工作新局面。

在此前后,北京图书馆还举行了“名人笔会”、“读者座谈会”、“北京图书馆馆史展览”、“九十年代图书馆现代技术国际研讨会暨展示会”、“北京图书馆艺术节”等一系列纪念活动。

制和文明行为的全员培训,通过社会招聘和馆内实行专业职务聘任制,不断调整专业人员结构,逐步建立结构趋于合理的从业人员队伍。目前北图正式员工近1700人,其中专业人员1200余人,专业人员所学专业类别200余种,图书馆学专业人员占全部专业人员的29%,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人员占74%。多年来,北图对其员工进行的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一直未间断,并逐渐将重点转向岗位培训和高层次的学历深造(办研究生班)。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在新馆开馆时说过:“有了现代化的设备,不等于现代化。好比演戏要有剧场、舞台及应有的设备。有了这些不等于有好戏演出。好戏要靠演员、剧本、观众的配合。现代化的图书馆要有现代化的设备,让现代化的设备发挥作用,还得靠人。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真正的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1986年、1987年北图曾经是很有吸引力的单位,面向社会招聘了一大批人才。1986年以来国家分配近200名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却于最近两年流出北图。人才流失问题已成为北图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图书馆不是世外桃源,北图自身机制的变革已刻不容缓。它必须全方位地面向社会,以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献服务为重点,向信息产业的模式发展,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彻底改变“藏书楼”的老面孔。

今天,当北京图书馆建馆80周年之际,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北京图书馆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焕发青春。

(作者单位:北京图书馆。来稿时间:1992.7.编发者:刘喜申)

ABSTRACTS IN PUBLICATION

(242~261)

Eighty year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s birth / Zhang Jihua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4).—3~8

1992 is the year of the 8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paper presents all-sidely but briefly the Library's history and status quo. With a collection of 16 million volumes and pieces, the library finds itself now in a central and pivotal position of the work of library automation, network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large-scale computer of gener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operated and the disc system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in the library.

National libraries—China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80th birth anniversary

G258.1

A Thought Given to Some Problems in Bibliographic Research / Zhu Tianju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4).—10~14

To build a scientific system of modern bibliography, a thought should be given to its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one. Bibliography has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has the features of our age. We should assimilate the essenc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and make the qualities of it be merged into the modern one. Thus far, the modern bibliographic system will be of more Chinese features than ever. Probe, inherit and bring forth new ideas. ref.7

Bibliography—China

Bibliography—Status quo

G257.1

Reading Guidance: the Main Channel to Seek Aft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 Li Jingfe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4).—15~19

Reading guidance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popularizing knowledge and linking up understanding. It brings to light the unit knowledge for the purpose of: 1)linking up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ranches of learning so as to make them merge reciprocally; 2)conducting reading guidance and reading analysis for the reader; 3)making studies on the reading materials so that knowledge will widely, rapidly, perfectly and accurately be recommended and introduced, the society will be promoted intellectually and the policy deci-